

食事



麻竹笋

潘慧彬

立夏过后,闽南一带的雨水渐多,气温逐渐攀升,山里的麻竹笋陆续冒笋了,每到这个时节,菜市场里售卖的应季“鲜材”中,也不少了麻竹笋的身影。待到端午前后迎来盛产期,这种食材更是时常出现在本地人的餐桌上。

我老家的山中种了不少麻竹,每逢春夏交替的时候,麻竹笋都迫不及待地湿润的泥土中探出脑袋,它们的形体修长,外壳还带着一层薄薄的绒毛,嫩绿的笋尖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生机。因为个头大,厚实的笋肉滋味又甜又脆,还富含营养,本地人又称麻竹笋为“笋王”,认为它是“笋中极品”。

一到麻竹笋冒笋的季节,山上总是弥漫着一股泥土夹杂着竹笋的独特气味。此时林中常见扛着锄头的乡农,一旦“锁定”位置,他们便用锄头小心翼翼地将泥土刨开,接着轻轻一撬,一根完整的麻竹笋就脱离了大地的怀抱,不多时,一个箩筐也被笋子塞得满满当当。过去这些新鲜采挖的麻竹笋,大多数被乡亲们留着自家吃,多余的才带去集市上售卖。

新鲜的麻竹笋带回家后,要先剥去坚硬的笋壳,取出洁白如玉的笋肉洗净干,

将之切成片后放入锅中炖煮一段时间,就能做成美味的笋汤。家里长辈曾提过煮这道汤的窍门,说是笋肉得冷水下锅炖,才能让笋味更好地释放出来,若是等水煮沸了再放笋肉,口感反而不好。我初次尝试煮麻竹笋汤,却忘了这个关键步骤,当时自以为常看长辈操作,心想肯定不会出错。于是我直接烧开一锅水,再把笋肉倒进去煮,心里还很得意肯定节省不少等待的时间,结果可想而知,煮出来的一锅汤又苦又涩,那如同黄连的滋味,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

这个季节有客人来家里吃饭,招待的餐食中少不了一道麻竹笋炖排骨,这也是我吃不腻的家常菜。这道菜的做法不难,通常是先将排骨放在清水中浸泡一会儿,待去除血水后,再把肉放进锅中焯水,水温升高后白色的浮沫出现,将其撇去,排骨的肉腥味也会很快消失。之后另外取一口锅,将焯好的排骨放进去,加入适量的清水,大火烧开后还要继续用小火慢炖。等排骨的香味逐渐变浓,汤色也变深了,就可以加入切块的麻竹笋,继续炖煮的过程中,笋肉会吸收肉香,自带的甜味也融入汤中,混合着排骨与麻竹笋的香气弥漫整个厨房,仅是闻

到味道,就足以让人垂涎欲滴。

每次一锅麻竹笋炖排骨上桌,都会吸引一桌人的目光。揭开锅盖,热气率先扑鼻而来,接着舀一碗稍微晾凉,便可以先喝口汤尝味道。汤一入口,肉香和笋香瞬间在味蕾上“炸”开,炖得软烂的排骨,轻轻一咬就脱骨了,肉的口感鲜嫩多汁,还越嚼越香。接着吃一口麻竹笋,口感软糯又不失脆嫩,多嚼几下,还能尝到一股独特的鲜味。

这样一道看似平平无奇的菜,却是不少游子念念不忘的家乡味,每次在外打拼的亲人回乡,提起想吃的菜,多半都必点麻竹笋炖排骨。对他们来说,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想起这道菜的味道,心中便涌起对家乡的深深眷恋。

如今逛菜市场看见麻竹笋上市了,我仍会忍不住买几根回去尝鲜。也不用复杂的做法,只是搭配排骨一起烹煮,然后借着一口热汤、一口鲜笋,感受来自山野的鲜味,这是独属于闽南夏日的味道,吃进嘴里,总让人觉得满足又踏实。



(CFP图)



好心态就像一把钥匙,它能开快乐之门,也能开烦恼之锁。

天伦



“煲”出来的爱

谢璇

这天早上刚踏入办公室,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就响了,打开一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信息:“我今天煲石橄榄猪肺汤,你记得过来喝啊。”猜想是昨天通电话时,我提起自己不久前感冒了,虽然不再发烧,但一周过去,始终咳嗽不断。母亲默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,挂了电话便去琢磨止咳的方子了。

下班后回到娘家,一推开门就闻到饭香。看见我,母亲赶紧从厨房里端来一碗汤,一边递给我,一边说:“石橄榄猪肺汤能化痰止咳,你快点把汤喝了,看看咳嗽能不能快点好。”我接过碗,轻轻抿了一口,先是尝到淡淡的甜味,随后肉香也在口中散开。汤汁顺着喉咙流下,身体里仿佛流淌着一股暖流,从舌尖到心底都感到舒坦和满足。

一口气喝完碗里的汤,我忍不住夸奖:“妈,你现在煲汤水平不输大厨啊。”母亲听后笑而不语,父亲接过话茬说:“你妈妈每天干完活,就喜欢刷手机看美食视频,特别是煲汤的教程,她还买了一大堆煲汤的食材放在冰箱里呢。”我一听来了兴致,走进厨房打开冰箱一看,还真是塞了不少食材:层层叠叠的保鲜盒里装着洗净的菌菇、切段的玉米、泡发的虫草花、瘦肉、排骨和龙骨都已经切好,每一样都装在保鲜袋里,上面还贴着备注购买时间的便签,连煲汤用的红枣、枸杞、桂圆等配料,也分装在一个个小罐子里,随时能取用。

眼前的一幕,让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过去。那时因为就读的中学离家很远,我平时只能选择住校,周末才可以回家住两天。而周五一大早,母亲便会出门采购食材,回家后又马不停蹄地进厨房忙活,这样一来,我傍晚回到家,一进屋就可以喝到刚煲好的汤。

母亲还会根据季节的变化,选择不同的食材煲汤。比如听说春天喝鱼汤有助于强健体魄,她便经常去菜市场仔细挑选鱼鳞光亮、鱼眼清亮的新鲜鲈鱼,回家后将鱼处理干净,再搭配豆腐炖汤给我喝。夏天到了,绿豆莲子百合汤也时常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,母亲总是把煮好的汤先晾凉,接着放进冰箱里冷藏一会儿,这样等我喝的时候,汤的口感就变得冰凉爽口了。秋天莲藕上市,母亲又会买些回来煲汤,说是喝了可以润肺,帮我防秋燥。冬天回到家,等我品尝的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萝卜汤,往往一碗汤下肚,不仅寒气消散了,连指尖都透着暖意,疲惫的身心也彻底舒缓下来。

思绪回笼,我走向客厅细细端详母亲,她的头发已经花白,深浅不一的皱纹也顺着脸颊生长,手指的关节还变得肿胀弯曲,不知不觉间,岁月把风霜都刻在了母亲的眉眼和手上。

想到这里,感慨万千,从小到大,母亲很少对我说“我爱你”,只是把她的爱都“煲”在一碗碗汤里,春去秋来,寒来暑往,从未间断。那些温热的汤中藏着母亲没有说出口的牵挂与呵护,它滋养着我长大,后来又默默抚平我生活里的疲惫与烦闷,就像一份贴心的慰藉,默默陪伴在我身边,无比暖心。



路口的古榕树

李杰成

离我小学母校不远的十字路口,有一棵古榕树,它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心,久而久之还形成一处交通环岛。

初见这棵树,是母亲牵着我的手去学校报到,那天气温骤升,人走在街上燥热难耐,可路过环岛时却忽然感觉凉快许多。我仰起头,只见一团浓得化不开的“绿云”悬在头顶,无数气根垂落如帘,在风里轻轻地摇摆,不少气根已经扎进土里,长成新的树干,一根挨着一根,犹如儿孙绕膝。见我看得出神,母亲解释说这树名叫“榕树”,城里乡下都很常见,让我平时可以多留意。

后来上学放学,我都要经过这棵古榕

树,对它也渐渐熟悉起来。有时早晨从树下经过,抬头一看,露水还挂在气根上,伸手一拉,露珠落在额头上凉丝丝的。夏天中午的日头毒辣,走在室外犹如进了蒸笼,唯有经过榕树下才觉得整个人放松下来,犹如一头扎进井水中,凉爽又舒服。冬日寒风呼啸,古榕树依旧长得枝繁叶茂,浓密的枝叶挡住凛冽北风,树下也自成一方温暖小天地,我有时走过还会特意放慢脚步,试图躲在树冠下避风。

记得有一年强台风过境,城里好多树被风刮倒了,我担心那棵榕树也遭殃,隔天上学还提前出门,想着赶紧去路口看看它。虽然断枝落叶堆了一地,榕树的几根粗壮气根也被风扯断了,可是主干纹丝不动,树冠依然郁郁,雨水洗过的叶子还绿得发亮。过了几天再去看,那些断

掉的气根末端已经冒出不少细白的根须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这棵树有着极强的韧劲与生命力,历经岁月风雨依旧挺立,任凭风雨摧残,也从不会轻易低头,默默自愈,静静扎根。

每年过元宵节,天色将暗未暗时,挂在古榕树上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。通常是树冠高处那圈鹅黄的灯笼先亮起,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,接着是垂挂在气根上的红灯笼,一盏追着一盏地“苏醒”,很快便在暮色里晕开一团团暖融融的光晕。树上挂着五彩灯笼,树下赏灯的人往来不断,音响里播放着南音《元宵十五》,一方烟火气,满树流光灯火,把小城的元宵氛围感衬得格外浓厚。

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,也见过不少高大的榕树,比如福州森林公园那棵古榕树,气根遮天蔽日,号称独木成林;桂林漓江岸边的那棵古榕树,绿荫覆岸,甚是壮观,传说刘三姐曾在这棵树下唱过歌。不过我始终偏爱立于十字路口的那棵榕树,

或许是因为它恰好长在学校边上,让我倍感亲切。又或是因为它知道我儿时踮起脚够着气根的样子,也知晓我曾在树下许过什么愿望。

相较于其他植物,榕树更像是沉静内敛的老者,一直默默看着周围环境的朝夕变迁,几十年于它而言,也不过是年轮里多了几圈浅浅的印记。这种树木总是不声不响地生长着,它把气根扎进土里,又把枝叶伸向天空,好似气根向下扎得越深,枝条向上就伸得越高。也正如诗人张九龄所言:“草木本有心,何求美人折。”榕树亦是如此,不问世事繁华,只守本心安稳,在岁月里从容生长。

不久前的一天傍晚,我再次经过那棵古榕树,夕阳余晖正巧从树叶间穿过,落在地上变成斑驳的光点,无意间抬头,我惊喜地发现有一根新生的气根垂下来,颜色是嫩嫩的黄绿色,软软地随风轻晃,带着初生的鲜活气息,慢慢朝着地面生长,好像正在续写这棵古树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。



自在田园风

姚雅丽

时序清和,风里有丝丝凉意,阳光又添了些许炽热,入眼的草木盈润亮泽,让人心生雀跃。这样的时节,不必远游,只需转个身,在田园与村落间信步流连,也能继续于初夏温柔的微漾里。

这是离泉州动车站很近的地方,长龙般的轨道紧挨着一片葱茏的田园,时而动车呼啸而过,动感的乐章便铿锵奏响,田园也应和着,翩跹起舞。田垄间的果蔬刚从春的簇拥中走来,转眼间又被夏的阳光包裹着。花生、地瓜、丝瓜、茄子、菠菜、四季豆、甘蔗、木瓜、香蕉、百香果……一畦畦、一垄垄、一架架,深浅交织,高低错落,犹如被土地悉心呵护的珍宝。它们悠然自在,有的斜倚竹篱,有的蹒跚到田埂上,有的钻进沟渠中,如同不谙世事的孩童,尽情嬉戏着。风起时,层层叠叠的绿浪缓缓起伏,携着初夏的清新甜柔,漫过你的鼻尖,沁入你的心脾。

田埂边,蒲公英、车前草、酢浆草、紫花地丁率性蔓延,星星点点的花儿兀自开得热闹,一派天真烂漫。偶有蜂飞蝶绕,恬淡的田园顿时灵动起来。忽然,我也想化身田头的闲花野草,或花间彩蝶、涧底清流,不慌不忙地,将初夏的闲适,揉进每一次的伸展或震颤中。

安静的小径在脚下延伸,它就像纵横的脉络,牵引出岁月绵长与烟火四季。眼前的老榕树根须、龙眼树的枝条也镌满岁月的沧桑,它们貌似随性,又那么妥帖地推,算盘的上珠下珠就开始啪啪作响。阳光在红砖青石、飞檐翘脊上行走,斑驳迷离,我走在光影间,如同栖于虚幻里,有淡淡的惆怅,也有淡淡的欢喜。

时间又轻又缓,脚步不疾不徐,时而停下脚步,倚着墙角,抬头看云卷云舒,或是俯首看阳光在墙上一点一点移动,有趣又

治愈。每走一步,好似自在而蓬勃的物象如影随形,松弛感便亦步亦趋。道旁的芒果树已挂了葱绿的小果,木瓜褪去了青涩的模样,枇杷树上仍缀着一串串熟透的果子,一只狸花猫正追逐着小蝴蝶,在龙眼树下打滚的小黄狗很亲人,看见我靠近,它立马摇头摆尾,试图充当引路的向导。沿着小路自在漫步,走走停停间,可以听见梁上燕子呢喃,也可以与猫儿、狗儿嬉闹。当然,还可以随手摘个瓜果丢进嘴里嚼得脆响,或是随便找个杵坐坐下来啃一根甘蔗,品一块海蛎煎。

寻常的庭院亦有风景,房前屋后的小菜园、小花圃没有刻意做得规整,杂草也



老算盘

杨剑城

老厝厅堂一角摆着几个樟木箱,其中一个箱盖半开着,露出一把老算盘。它的檀木框已经裂开几道细纹,十三档的杆上串着褪色的算珠,最下面那颗还缺了角。我伸手拨弄几下,算珠卡在凹槽里发出一阵闷响,随即扬起一小撮灰尘。

在我小时候,经常天没亮就能听见阿公擦拭算盘的声音。他总要仔细检查每颗算珠,发现哪颗转动不利索,就得用菜籽油涂抹润滑。检查完毕,阿公才将算盘放进蓝布包里,然后把布角系成活扣挂在肩上,准备出门摆摊帮人对账。有时我想要跟去凑热闹,阿公也不拒绝,只是提醒我别调皮捣蛋,更不要随意碰算盘。

过去在闽南地区,不少卖海鲜的、摆菜摊的摊贩或是开杂货铺的店家,因为担心算盘杂账目容易出错,便都来找阿公这样的专职算账先生帮忙。几分几毛的往来账,每日的营收结余,总能用一把算盘算得一清二楚。

每次在菜市场门口寻到位置,阿公便支起一张折叠凳,然后坐在上面,从包里掏出算盘放在膝盖上,静静等待顾客上门。往往没过多久,就有人递来一沓钞票和写着账目的纸,阿公接过左手手抄,右手拇指一推,算盘的上珠下珠就开始啪啪作响。有时看见账目上标注的赊账,阿公还会拨下两颗珠子做记号,这也是他习惯的记账方式。算完账,阿公总要再心算一遍,碰见复杂的项目,则得重新拨动算盘复核一次,确保结果分毫不差,他才把账目念给顾客听。有时遇到记性差的摊贩,阿公会耐心把账目写在纸条上,让对方收好,方便之后核对。

有时顾客一波接着一波,阿公忙着指尖不停拨动算珠,连抬头歇口气的工夫都没有,额角渗出汗水,他也顾不上擦,只是一直专注地对着账目细细核算。怕我等着无聊,他有时会掏出几个硬币让我买糖吃,还许诺说:“改天不忙了,教你打算盘用的归除法。”可惜后来阿公不在了,他提

到的那套口诀,我也没来得及学会。

不出摊的时候,阿公便拿出算盘教我使用。从他的口中,我知道了算盘的构造分为梁、框、档、珠,上二珠和下五珠,每一部分都有讲究。他还说算账得背熟斤两换算口诀,不然很容易算错,算账先生都是把这套口诀记得滚瓜烂熟,才能帮乡邻把账目算得明明白白。

有次我趁阿公不在家,偷偷拿出算盘摆弄,拇指推上珠,食指拨下珠,正玩得高兴,突然“咔”的一声响起,一根杆子断裂,算珠随即滚落一地。我赶紧趴在地上捡,找不到合适的杆子,我只能拿缝衣线穿珠子,还没做好就阿公抓个正着。他先是检查算珠有没有缺少,又从工具箱取出几根细铁丝,接着一边修理算盘,一边跟我说:“线太软撑不住算珠,得用细铁丝穿好,这样算盘才能接着用,往后可不能胡乱折腾了。”他的语气里没有责备,只有对老物件的爱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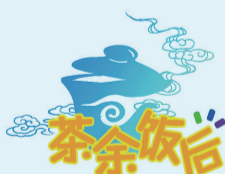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电子计算器开始流行,阿公却一



(CFP图)

直坚持用算盘对账,只是来找他核对账目的人越来越少。再后来,菜市场门口、集市里的算盘声渐渐稀落,商贩们都习惯用方便快捷的工具算账了,阿公的算盘也被收进了箱子里,家里再也听不见算珠被频繁拨动的声响。

现在拿起这把老算盘,看见它的一根杆子有些松动,我就知道那是当年自己弄断的地方。指尖抚过那道痕迹,往日阿公教我打算盘、在集市摆摊算账的模样,也随之浮现眼前,清晰如昨。那天孩子问我这些旧物件要不要卖掉,我听了摇摇头,说还是留着当个念想吧。把算盘拿出来擦拭时,阳光照进屋里,算盘的影子投在墙上,看起来就像一排小小的梯子,它的一头好似通向回不去的旧时光,一头则连着我对阿公藏在心底的思念。



初夏的“声音”

●蛙声阵阵:初夏时节,正好是青蛙繁殖活跃期,乡下池塘边常有此起彼伏的蛙鸣响起。出处:水满有时观下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。——南宋·陆游《幽居初夏》

●夜雨敲荷:初夏的阵雨频繁,雨水打在荷叶上沙沙作响,声音悦耳。出处:柳外轻雷池上雨,雨声滴碎荷声。——北宋·欧阳修《临江仙·柳外轻雷池上雨》

●黄莺婉啼:夏日的林木浓荫蔽日,黄鹂常在林间啼鸣,声调婉转悠扬。出处: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——唐·王维《积雨辋川庄作》

●长空雷动:入夏后,冷暖空气频繁交汇,容易催生雷雨云团,天际时有闷雷滚荡,声韵低沉绵长,往往伴随着骤雨倾泻。出处:风驱急雨洒高城,云压轻雷殷地声。——明·刘基《五月十九日大雨》